

——/名家方阵/——

时疫与楚歌九章(组诗)

□陈先发(安徽)

源头之物

诗之要义在于深知诗之无力。
新冠病毒找不到源头？那么
什么又是这首诗的源头？
我们都有被刻意遮蔽的生活
找不到源头的东西，在幽微中
掌控着世界的各种均衡
光和影的分布，人心的
起伏，生离死别的几率
或者它还决定，今天早上你
打喷嚏的次数
你的厨房要糟糕到什么地步
有时，它把光猛地调亮一点点
让我们看清活在武汉病人身上
埋在死者身上的更多个自己……

空椅子

朋友们曾像潮水涌来
填满我书房的空椅子，又潮水
般退去

某人的某句话，我在很久
之后才有所醒悟
仿佛在这些椅子上空掉的东西，
还可以再掏空一次

有些人来过多次，在雨夜
有些长谈曾激荡人心
我全都忘记了
某种空，是一心锤炼的结果
但锤炼或许并无意义
那些椅子摆在深渊里

有一个人，在武汉疫情中死去
他的妻子打电话来
仿佛只是打给这里的某张空椅子
我不确定他在哪个位置坐过
夜里。在黑暗中。最安静的时刻
我把每张可能陷于低泣
的空椅子都坐了一遍

为弘一法师纪念馆前的 枯树而作

弘一堂前，此身枯去
为拯救而搭建的脚手架正在拆除
这枯萎，和我同步赶到这里
这枯萎朗然在目
仿佛在告诫：生者纵是葳蕤绵
延也需要
来自死者的一次提醒

枯萎发生在谁的
体内更抚慰人心？
弘一和李叔同，依然需要争辩
用手摸上去，秃枝的静谧比新
叶的
温软更令人心动
仿佛活着永是小心翼翼地试探而
濒死才是一种宣言

来者簇拥去者荒疏
你远行时，还是个
骨节粗大的少年
和身边须垂如柱的榕树群相比
顶多只算个死婴
这枯萎是来，还是去？
时间逼迫弘一在密室写下悲欣
交集四个错字

孤岛的蔚蓝

卡尔维诺说，重负之下人们
会奋不顾身扑向某种轻
成为碎片。在把自己撕成更小

碎片的快慰中认识自我

我们的力量只够在一块
碎片上固定自己

折枝。写作。频繁做梦——
围绕不幸构成短暂的暖流

感觉自己在孤岛上。
岛的四周是

很深的拒绝或很深的厌倦
才能形成的那种蔚蓝

以病为师

经常地，我觉得自己的语言病了
有些是来历不明的病
凝视但不必急于治愈
因为语言的善，最终有赖它的
驱动

那么，什么是语言的善呢
它是刚剖开、香未尽的柠檬
也可能并不存在这只柠檬
但我必须追踪她的不存在

群树婆娑

最美的旋律是雨点击打
正在枯萎的事物
一切浓淡恰到好处
时间流速得以观测

秋天风大
幻听让我筋疲力尽

而树影，仍在湖面涂抹
胜过所有丹青妙手
还有暮云低垂
令淤泥和寺顶融为一体

万事万物体内戒律如此沁凉
不容我们滚烫的泪水涌出

世间伟大的艺术早已完成
写作的耻辱为何仍循环不息……

渺茫的本体

每一个缄默物体等着我去
剥离出它体内的呼救声
湖水说不
遂有涟漪
这远非一个假设：当我
跑步至小湖边
湖水刚刚形成
当我攀至山顶，在磨得
皮开肉绽的鞋底
六和塔刚刚建成
在塔顶闲坐了几分钟
直射的光线让人恍惚
这恍惚不可说

这一眼望去的水浊舟孤不可说
这一身迟来的大汗不可说
这芭蕉叶上的
漫长空白不可说
我的出现
像宁静江面突然伸出一只手
摇几下就
永远地消失了
这只手不可说
这由即兴物象压缩而成的
诗的身体不可说
一切语言尽可废去，在
语言的无限弹性把我的
无数具身体从这一瞬间打捞出
来的

生死两茫茫不可说

渐老如匕

旧电线孤而直
它统领下面的化工厂，烟囱林立
铁塔在傍晚显出疲倦
众鸟归巢
闪光的线条经久不散

白鹤来时
我正年幼激越如蓬松之羽
那时我趴在一个人的肩头
向外张望
旧电线摇晃
雨水浇灌棵树与银杏的树顶

如今我孤而直地立于
同一扇窗口
看着高压电线从岭头茫然入云
衰老如匕扎入桌面
容貌在木纹中扩散
而窗外景物仿佛几经催眠

我孤而直。在宽大房间来回走
动
房间始终被哀鹤般
两个人的呼吸塞满

芦花

我有一个朋友
他也有沉重肉身
却终生四海游荡，背弃众人
趴在泥泞中
只拍摄芦花
这么轻的东西

泡沫简史

炽烈人世炙我如炭
也赠我小片阴翳清凉如斯
我未曾像薇依和僧璨那样以
苦行来医治人生的断裂
我没有蒸沙作饭的胃口
也尚未产生割肉饲虎的胆气
我生于万木清新的河岸
是一排排泡沫
来敲我的门
我知道前仆后继的死
必须让位于这争分夺秒的破裂
暮晚的河面，流漩相接
我看着无边的泡沫破裂
在它们破裂并恢复为流水之前
有一种神秘力量尚未命名
仿佛思想的怪物正
无依无靠隐身其中
我知道把一个个语言与意志的
破裂连接起来舞动
乃是我终生的工作
必须惜己如蝼蚁
我的大厦正建筑在空空如也的
泡沫上

/诗人简介/

陈先发，安徽桐城人，毕业于复旦大学。现为安徽省作协副主席。主要著作有诗集《写碑之心》《九章》，长篇小说《拉魂腔》，随笔集《黑池坝笔记》等十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十月诗歌奖、中国桂冠诗歌奖、诗刊年度奖暨陈子昂诗歌奖、2019年“名人堂·十大年度诗集”奖等数十种。2015年获得中华书局等单位联合评选的“百年新诗贡献奖”。作品被译成英、法、俄、西班牙语、希腊、意大利等多种文字传播。

清欢(组诗)

□芦苇岸(浙江)

采风

血液顺着壁画的油彩流淌
飞天在大漠深处长袖善舞，对月当歌
那个两肋插刀的汉子，脚下生烟
从汉唐一直追杀到晚清

我们摸黑过去，掀翻了官宦的船
把那个顶戴紫羽的肥督摁在水中
我们轻轻托起贫僧的衣钵，在他
面前跪下
嘴里念念有词：假的，都是假的

我一手提着刘备，一手揪着曹操
从草船上岸，一步跨进民国的雨巷
在油纸伞下喝酒，看桃花
我把看客们的右眼，安装在左眼

我胃口大，小二倒酒忙不过来
今天我是提辖，把酒碗统统摔碎
把情绪留给斑驳的时间，然后悻悻
回家

清欢

我清唱酒歌，从你驻足的花丛
走过
不是我多情，而是树叶必须茂盛
它们引诱双眼进入密林并作出
异常举动
而我，只是一个匆匆过客
在此枝盘桓的空隙留下残缺的
喘息
纷纭的花朵落下来，在我头顶
形成瀑布，形成一种无法量化的
伤感
围着花树逗留一圈又一圈
我不能走出自己，一句简单的许诺
将我诤在原地，只有枯枝作陪

冬日

向冬天伸出的枝条，枯瘦，但蓄
满体液
先于泪水，向尘世垂下一片叶子
这永恒的下沉之物，在触地的一
瞬间，被一股来自大地的神力
弹起
它们发出嚯嚯的闷响
还有什么能将人类从急促的追
赶中
拉回来，像一根枯瘦的枝条删繁
就简
像一片落叶这样，沉着地眷顾它
的远方

海岸线上的小野花

一朵挚爱卑微的小野花
一千朵在寂寞中微笑的小野花
一万朵被海啸灌醉但节制的小
野花

天，蓝成它们的海
海，蓝成它们的命

它们从不慌乱，随时随地
都开着，海岸线到哪里
它们就开在哪里，眨着静谧如迷
的眼

在渔夫的沉默里，它们
像大海放牧的涛声
成为远方那白花花真实

它们开辟着漫长的海岸线
绵延的身影
仿佛赶海人的脚印
随意，任性，散落岸上
泊下风浪，泊下宽阔而恒久的时间

浪尖的星

无数次，海浪试图扳倒头顶的星空

夜，在海啸的围剿里
数着墨绿的宝石，擦拭它寂静的光泽
潮涨潮落，每一个浪头
都大睁着星星的眼睛

赶海的人，赶着礁石
在夜色下的海疆奔跑
头顶银河，像倒扣的大海飞花溅玉
更像夜的心律动酣睡的时间

夜，深了，星星们深陷
浪头上的每一粒盐
在盐粒里，救赎惊心动魄的海魂

偶尔，一个浪头冲上岸
把礁石上的脚印，轻轻抚平
又一个浪，悄悄带走会唱歌的星星

唯有目光是永不熄灭的航标灯

唯有目光是永不熄灭的航标灯
起锚于眨眼之间，目标永不偏离航程
迂回，或直捣龙门
读秒一样有数，心跳一样精确
万支响箭，开弓穿杨
……海水唱起远征的歌谣
密集的意志正在驶离码头
海港灯火，照亮渔获的喜气
茫茫海上，舵手用潮水的盐
洗涤流汗的每时每刻
每一天的呼吸，都是深蓝的回声

微光

在西部高原一块裸露的石头上
坐下，石头的不语，就是我的沉默
在我之前，一只鹰站立了许久
然后，向更远的山中飞去
这块石头，表情凌厉而错愕
在乱石与杂草当空的群山之中
像一座破败的道观。自从进山
以后
飞云、闪电、雷霆、粗野的风
交替对我示好，施加恩泽
在我内心培育光，抽出一丝丝光束
我这块石头，带着骨肉亲情
来此问候，千言万语到抽泣
也不能带走它，它铁定了心
将一半身子埋在杂草丛中
身外的峡谷，泛起轰隆的巨响
每一声都敲击着我的心坎
也让他浑身战栗，它的身体内
有人在念经，木鱼敲得干脆
我知道它度化自己已到了四大
皆空
我木然地蹲下身，抚摸着它
一直到星辰漫漫，老虎收走咆哮
象群顶着月光入眠，冰川如临大敌
我走在下山路上，每一步都像
是一管通向大道的锁孔，也都像
无坚不摧的钥匙，在夜里发出微光

芳华

在卧室里开辟出一间书房
是义务，更是爱的发动
这个冬天，我见到的传奇让简陋的
桌子上，挺立一排整齐的脊梁
纤巧的手和螺丝刀调情
是夜幕不能缺少的内容
也好，书香就此有了着落，不再
流于
俗世的游击，被虚假赞美与消费
我激动就此进入生活
庆幸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醒目位置
这里靠近左心室，离冷漠
至少有一个光年的距离，从彼到此
至少已提升到第一宇宙速度
不可忽视整洁背后的每条缝隙
如果我穿越自己的文字
那一定经过了数次擦拭与消毒
没错，我期待在眼睛里立起来的
非现实之我这般猥琐
我的无用，是该到了终结的时候